

科幻预言的无人战争,真的来了

□ 达世新

科幻照进现实 10

7月13日,美军首次在实际中用无人艇执行进攻任务——3艘“海盗”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阿巴斯海军基地的潜艇与舰船维修设施。

这并非个例。近年来,无人装备异军突起、来势凶猛,成为多场局部战争中的亮点。它把“陆战之王”坦克打成“缩头乌龟”;无人艇轻巧击败拥有数十艘大中型舰艇的黑海舰队;小小无人机把体量数十倍于它的预警机、轰炸机直接摧毁在机场上,先进防空系统竟然也拿这些“低慢小”目标毫无办法。对这般“老鼠戏象”的战争大戏,许多人直呼“看不懂”。

科幻作品中的无人装备

无人装备在战场上活跃之前,早已出现在科幻作品中。1956年美国作家雷·布拉德伯里的科幻小说《华氏451》中,就出现了用于追踪和杀人的“机器猎犬”,被看作是军用机器人的雏形。要说成建制出现的战斗机器人,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科幻大片《星球大战》了。

看点颇多的《银翼杀手2049》中的回旋车令人难忘,它兼具飞行功能;《天际浩劫》中的无人机与有人机实现了编队协同作战;而《绝密飞行》中的飞控电脑,在被闪电击中后竟然产生自主意识,突破了无人装备的重要边界;《深海巡弋》中的海中移动城市,则“反映了无人潜航器向大型化城市化的科幻想象”。此外,《天使陷落》《终结者》《变形金刚》《攻壳机



无人机“蜂群”空中编队打击敌人。AI制图

队》等作品,都从不同角度展现了无人装备新奇的样式和功能。

我的长篇科幻小说《玄机无界》十年前便关注无人机与AI的融合,以“神经网络计算机”为设定推演其可能,由此展开一场围绕“制脑权”、跨越军事、科技与商业的现代战争。

如今无人装备能力超群

但在实际战场上,无人装备“显山露水”却姗姗来迟,因为它的发展依赖导航定位。火力打击等多系统协同,也不像有人直接操控的装备那样用起来得心应手。如二战中的德军遥控小坦克,自出现后多年间难有亮眼的进展,步履滞慢。

然而,近年来无人装备取得了蓬勃发展,这离不开计算机等高新技术的加持,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催化,以及现代战争需求和地缘政治博弈的激发。

当今,无人装备的侦察、打击、救援、干扰等能力超群,在海空间自如穿行,自动规避防空阵地,灵动改变航线。尤为重要的是,无人装备的使用已涉及战术、战役、战略多层级。如我们经常的新闻里看到,无人机追着坦克打、或从通风口里钻进去炸掉隐蔽阵地,以及在强有力的情报、导航等体系配合下,频频打击敌方战略纵深,击毁其大型炼油厂、削弱其战争后勤支撑能力和民心意志。

无人装备热发展中的冷思考

军事装备方面的先知先觉,对于在战争中取得主动权极为有利。

几年前,我参加了军事院校“未来海战”课题研究,并提出“水下航空母舰”的设想,这是基于如今空天侦测定位手段和导弹攻击能力的极大加强。而在这之前,我已创作发表了相关设定的科幻小说《极境奇击》。随着近年来无人机和无人艇的加速发展,我相信,“水下航空母舰”成为现实为期不远。

然而,在当下无人装备如火如荼的发展中,我们需要保持一份清醒和冷思考。随着人工智能的迭代引进,无人装备的自主性有走强的趋势,我们要积极应对人与智能装备关系方面的新挑战!

(作者系军事作家、科幻作家)

当“扣扳机”的手变得冰冷

□ 尹传红



从俄乌战场上空纠缠的无人机“蜂群”,到中东地区屡见不鲜的“定点清除”,无人装备正将科幻小说中的战争预言,拽入触手可及的现实。硝烟之外,一个比技术代差更令人不安的命题浮出水面:当人工智能深度嵌入杀戮链条,当决策的速度与精度远超人类极限,我们是否做好了迎接伦理困境的准备?

关于“机器能否裁决人之生死”的诘问,早随人机想象一同萌芽。20世纪40年代,美国科幻作家艾萨克·阿西莫夫在科幻小说中提出“机器人三定律”,试图为机器行为筑起伦理底座。但这套以保护个体为核心的预设,在“国家利益”“战争胜利”的铁律面前,往往不堪一击。军事领域的根本矛盾在于:研发无人装备的初衷之一是减少己方伤亡,可这恰恰可能催生对敌方更高效、也更冷酷的打击逻辑。

这种冷酷,首先消解着战争责任。电影《天空之眼》里,无人机操作员曾为可能的附带伤亡陷入道德煎熬;但如今日渐“游戏化”的战场,正在稀释这份纠结。据报道,俄乌冲突前线,操作员透过模糊的热成像画面锁定目标,低分辨率常让他们难以识别武装人员与平民——国际人道法中“区分原则”“比例原则”,在操作端极易沦为纸上条文。

更令人忧虑的,是AI介入后的“非人类逻辑”。当算法在海量数据中高效锁定目标,它不会掂量生命的分量。美国西点军校学者曾警示:若指挥官面对AI基于大数据给出的“最优解”,是否还能保持独立审慎的道德判断?一旦人类决策者被算法“规训”,战争异化便已悄然发生——“扣扳机”的仍是手,下达指令的意志,却不知不觉被数据牵走。

智能化战争还在模糊罪责边界,制造“责任真空”。自主武器系统误杀平民,责任该归程序

员、指挥官,还是机器本身?这绝非杞人忧天。随着AI从辅助分析转向生成作战方案,“数字参谋”的角色越强,责任链条就越错综复杂。更危险的是,决策者可能将失误推给“AI误判”,在心理上卸下对杀戮的负罪感——这种责任的分散与推诿,恰是战争伦理的大敌。

而当AI踏入核危机模拟推演领域,风险更甚。研究显示,AI常将核武器视为纯粹的博弈筹码,缺乏对核毁灭的本能敬畏,多数推演中竟倾向于升级至核威胁。这意味着在毫秒级的决策窗口里,AI可能无意间将人类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。

科幻照进现实,带来技术奇迹,更带来对人性与理性的终极拷问。AI无法消除战争根源,却能从形态上重塑战争逻辑。将生杀大权完全交由机器,不只是技术冒险,更是伦理沦丧。

归根结底,战争法守护的不是数据,而是生命。当算法试图重写战争规则,我们必须坚守:任何代码都不能凌驾于人类良知之上,任何效率都不能成为漠视生命的借口。技术越是狂奔,人性的缰绳越需握紧。唯有守住人的温度,才能防止那只“扣扳机”的手,在算法的寒冰中彻底失去知觉。